

王蒙： 青春时没有文学，爱情就只剩下本能

著名作家王蒙今年已经80岁了，但依然很活跃，比如仍保持近乎一年一本的出书频率创作，今年6月份最新出版了长篇小说《闷与狂》，长达28万字，此外，还频繁出席各种活动和讲演。

在昨天下午深圳图书馆5楼的深圳读书论坛上，王蒙讲“文学阅读”，现场火爆。除了观众提问时需要主持人尹昌龙在他耳边重复下问题，王蒙的表现完全不像一位耄耋老人。他身材依然挺拔，走路神采奕奕，又不时充满激情地提到爱情，谈阅读如何打开了他的生命。

阅读之后，才“发现”这个世界

王蒙说：“我童年和少年的阅读在于两个字：发现。”

他提到，1949年以后，我们写“发现”这两个字，都是发展的“发”、现象的“现”，而他读书时，写的是“发现”。在他看来，那个“见”字特别好。因为人在看到书、开始阅读以后，才开始看到世界，才有书作为参照。而没有书或阅读作为参考时，人对世界的感知实际上是非常模糊的。恰恰是在阅读书之后，才“发现”这个世界。

王蒙提到，他这辈子看的第一本书，是在1941年上小学二年级时看到一本《小学生模范作文选》，第一篇的题目是《月亮》，第一行字是“皎洁的月儿在天边升起”。原来他对月亮也有一点感受，那时北京的天还没有雾霾，月亮是白白的、亮亮的，直到看到“皎洁的月儿”，忽然发现月亮真的是皎洁的，兴奋极了。这是王蒙对“皎洁”的认识，形容月亮太好了。虽然这个词他后来很少用，但当时给他的感触特别大。

后来，王蒙开始有不一样的发现。看到《战争与和平》里的男主角受伤时的一段描写，看到蓝天白云的感觉，对天也有一种告别。如果没有文学，可能他对天的感受不会那么强烈和向往，对世界的认知也无法达到这个程度。经过语言文字、符号的组合，世界变得提高了。某种意义上说，压根不读书的人，对文学和世界的发现都太可怜了。

阅读把他的青春激活了

青年时代，王蒙开始体验到文学书籍对人的激励，一下子把火力点起来。他特别入迷文学书，在阅读中找到共鸣感，跟着书中的人物一块儿高兴、难过、愤怒。如果没有文学激活青春，很可能是乏味、呆板、繁琐、枯燥的青春。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美好或激情，也没有那么多痛下决心、立志的东西，当生活中这些东西不够的时候，我们从书中、文学中得到。

王蒙上初中时，读巴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灭亡》，写的是想象中的工人大罢工的故事。他对扉页上印着的《圣经》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：一粒种子只是一粒种子，但是如果把它放到泥土里，它自身死了，却会结出无数颗种子。这句话让他十分震动，不仅看到工人的痛苦，也看到对社会黑暗的痛恨、对弱者的同情，以及献身给社会解放事业的激情。同时让他意识到，人最宝贵的是生命。而巴金提到的革命和死亡，也激发了他对生命的思考。

王蒙说他最喜爱的鲁迅作品是《野草》，让他感受到人的内心世界可以非常深。那时才发现，人可以用

自己的精神力量去感知、发现、向往、温习美好，这是文学的一大特色。

人处在逆境时，没有比读书更好了

王蒙在讲座中特别提到了史铁生，认为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。别人问史铁生“你为什么写作？”史铁生有一个很特殊的回答：“为了不自杀”。因为他的病非常痛苦，别的事干不成，通过写作把痛苦的生活升华了，这是史铁生对文学的理解。

1980年，《世界报》对全世界1000名写作者采访“为什么写作”，王蒙的回答是：生命太短促而又美丽。尤其其他现在进入耄耋之年，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延长了他的生命，使得刹那变成永恒。就像看《红楼梦》，书中永远是一群年轻人的故事，他们的青春定格在那里，永远鲜活。

对文学的起源，王蒙有一个说法，他最喜欢讲文学起源的故事是《一千零一夜》。一个女孩为了抗争政教合一的统治者每天杀一名少女，就每天晚上讲故事，直到天亮时戛然而止，统治者为了听故事，破例不杀她。直到讲完1001个故事，统治者改邪归正，去掉杀人的规矩，女孩就此挽救了无数少女的厄运。

王蒙曾在多种场合讲过这个故事，他觉得这个故事太好了：文学是对死亡的战胜，是对残暴的战胜。

而如果一个人处在逆境时，没有比读书更好了。1957年、1958年的政治运动中，王蒙凭借读《双城记》，启迪他以尽可能坚毅的态度渡过人生难关。阅读扩充了心胸，再回到生活中，面对那些批判，想想也就是口水。而1963年~1979年在新疆的生活，王蒙也是通过阅读获得精神上的鼓舞。这时的文学，给人无限的描写，使得人一下子就扩张了。

青春时没有文学，爱情就只剩下本能

王蒙直截了当说，青春时没有文学，爱情就只剩下本能。他读《阿Q正传》时，最痛心的不是阿Q被枪决，而是阿Q求爱的失败。本来可以跟吴妈很好的求爱，比如大可以引用或背诵一段徐志摩的诗：“我是天边的一朵云”或“你我相遇在黑夜的海上”，结果却求爱不得，变成了“性骚扰”。

但写爱情写得最好的人并不一定能收获最好的爱情。王蒙说，在他的阅读中，写爱情最好的是《海的女儿》，堪称爱情的圣经。作者安徒生是一个老单身汉，写的爱情却这么美好，因为他整天琢磨、渴望着爱情，当然写得好了。还有战争也一样，作家通过文学、想象、艺术的夸张表现，用想象弥补生活，用向往弥补现实，用可能性充实了现实性，最终发展了精神能力和弥补生活中的不足。

现在是多媒体时代，很多人不再阅读文字，认为文学不行了。但王蒙很肯定地说，千万别相信这些话！因为思维的发达离不开文字，只要人类语言功能、思维的功能没有丧失，文学依然是很高贵的产品。他提醒大家，如果只浏览不阅读的话，族群的白痴时代就降临了。现在国人的网瘾很严重，但早晚过去，还是要阅读，阅读文学、经典作品。

(人民网)

《山河国运》

重新解读中国社会激荡与转型



内容简介：

这是一部角度独特的中国近代史，始于太平天国运动，止于西安事变，生动地再现了晚清至民国的变迁。作者把社会政治文化形成及演变的原因，与地理环境、自然气候、文化背景、族群心理，甚至生理原因联系起来考查，系统地在地域政治与文化的视角，重新解读了近百年中国社会激荡与转型的轨迹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作者简介：

著名作家叶曙明先生，早年以写小说著称，是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叶曙明一度与莫言、马原、洪峰、孙甘露、苏童、潘军、余华、格非、北村、叶兆言等当代著名作家齐名，他曾被文艺评论家、台湾大学蔡源煌教授称为“当今华文世界最具潜力的作家之一”。其小说代表作有《环食·空城》。

《御天纪：银色之城》

为正义和自由而战的玄侠旅程



内容简介

连月光都被吞噬死寂黑夜，一记响雷划破天际，映出教堂门前的旧钢琴上紧握的小拳头，雷声滚滚而来，却听不到一

丝抽泣……

一个被教堂收养的弃婴贝恩，从小年纪就深刻地洞悉世间人情冷暖，他用少年特有的倔强守护着内心的柔软。13岁时他被修女长遣送到希尔特晶石能源公司控制的无神界，从此开始了一段为正义和自由而战的玄侠旅程。

他结识了温柔善良的红发少女莎若、搞怪逗趣的考古大叔卡诺、受到“镜花水月”诅咒的小和尚质野和表面严肃的明叔，不断结交“SIN”组织成员，和他们并肩战斗，在一次次胜利和挫败中逐渐揭开希尔特公司背后的惊天密谋……

这是一本有关正义与信仰，光荣与梦想，青春与热血的小说。世间善恶、人情冷暖、坚如磐石的友谊以及懵懂纯真的爱情都浓缩在不断变换的炫斗

场景和奇幻冒险中，在起承转合同贝恩、莎若、质野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活灵活现，如同穿越二次元来到读者的身边，陪伴读者一同欣喜、紧张、愤怒或悲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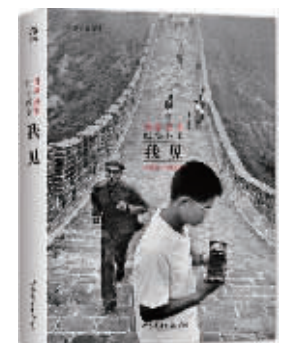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还在当当网预售期间就被抢订一空，拿到第一批新书的读者都对此赞不绝口，受到大量年轻读者的追捧。

作者简介

摩羯，原名张大地。曾用名笔名次元狮。最具实验精神的新生代作家，少时独自远渡重洋到美国接受教育，深受中美文化的双重熏陶，对写作有着持久而真挚的专注。文字风格热血而不失犀利，励志而不失深思。被媒体誉为开创类型文学新一代文风的先锋人物。

《我见》

马克·吕布 50 年创作经典首次全面回顾



内容简介

本书全面梳理了马克·吕布的经典作品，精选其中165张。这些照片地域跨越大半个地球，时间贯穿马克50多年

的摄影生涯，充分代表了马克的摄影美学——日常生活、见微知著、直觉而富于诗意。很多经典的瞬间已经成为了20世纪的时代缩影：舞者般的巴黎埃菲尔铁塔油漆工；手捧鲜花对抗刺刀的女孩；以及被窗口分隔的北京琉璃厂街道等等。此外还收录了很多难得一见的珍贵影像。

作者简介

马克·吕布，法国著名摄影师，1923年6月24日出生于法国里昂，以其对东方世界的广泛报道而广为人知。“二战”期间曾参加法国抵抗运动，之后进入里昂中央理工学院学习机械并从事过工程师工作，1951年开始把全部精

力投入到摄影中。1952年，他结识了亨利·卡蒂埃-布列松和罗伯特·卡帕，随后加入著名的玛格南图片社。1957年，马克成为50年代首位获准进入中国拍摄的西方摄影师（此后他来往中国达20余次）。1968年、1972年以及1976年，他对北越作了数次新闻报道，从越南和美国两个视角记录战争。

马克·吕布曾任两次担任玛格南欧洲分部主席。他的作品曾刊登于《生活》、《国家地理》、《巴黎竞赛画报》和《明星周刊》等多家杂志。他还曾两次获得美国海外新闻协会大奖，纽约国际摄影中心“无限奖”(Infinity Award)以及索尼世界摄影大赛终生成就奖等。